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一

天子之孝

課農桑

藉田附

禮記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耒謂之犁耜其鋭而耒其柄也)措之于參(參乘保衣也)介(甲也)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

御命曰勞酒燕勞羣臣

臣按此論帝藉之禮與國語略同鄭注以郊與祈

穀為一祭據春秋左氏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彼祈農事者

則此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

耕帝藉盖元日者上辛元辰者郊後吉日也天子

所乘車上親載藉田之耒耜置之于車右與御者

之間明以勸農也以其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之力而終之故曰耤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耤之收于神倉祗敬必飭

臣按帝耤之收登之倉而神之蓋以為神之賜也云爾以供粢盛奈何弗敬要之莫非敬親之心所推也

祭義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

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臣按耕藉之義一以報親一以勸民身致其誠信所以報親貴賤皆有事于天下所以勸民王耕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貴賤耕發班次有差而庶人終畝

于此一舉之中而見皆有事于天下之義也然而隨季良之言民神之主也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則勸民乃以報親愛親是以愛人也

周禮甸師掌率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

臣按此即所謂藏之神倉者也蓋掌于甸師而領之冢宰矣

國語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虢仲之後）諫曰不可

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音脉視也）土陽癉（病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房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于午）日月底（音止至也）於天廟（營室）土乃脉（理也）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升也）土膏其動弗震（動也）弗渝（變也）脉其滿眚（脉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

俱動王其祇祓齊戒祓除監農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沃也濯洗也饗醴飲醴酒及期鬱人掌祼器薦鬯和鬱鬯以實彝犧人掌供酒醴者薦醴王祼鬯饗醴皆所以自香潔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音發一耜之發班次也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

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

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亂也

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悅也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臣按藉田之禮莫詳于此

漢文帝二年春正月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後漢禮儀志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立藉田倉置令丞

晉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藉田於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藉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與

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帝御木輅以耕

宋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閒阡陌立先農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宫之人出穜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大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二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

幘青衮佩蒼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藉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備其禮焉

魏道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藉田於平城南唐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藉於千畝之甸

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于南郊諸侯于東郊晉武帝猶于東南今于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何常之有虞書之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

中執耒太僕執轡上謂左右曰帝籍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耕畢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年十一月親祀神農于東郊以后稷配親耕耒耜而九推焉

宋太宗雍熙四年九月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郊行籍田之禮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毋致煩勞務遵典故端拱元年正月十五日帝齋于乾天殿翌日鑾駕出宮備大駕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

玉輅赴東郊行宮齋宿十七日未明三刻帝服衮冕執
鎮圭親饗神農氏于壇上以后稷氏配禮畢次詣耕藉
位行三推禮有司板奏禮畢帝顧謂侍臣曰朕志在勸
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于三推為限乎遂耕數十步侍
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公王耕耕訖侍中
奏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大輦服通天冠
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肆赦改元文武遞進
官有差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帝親耕藉田禮儀准端拱之制微有增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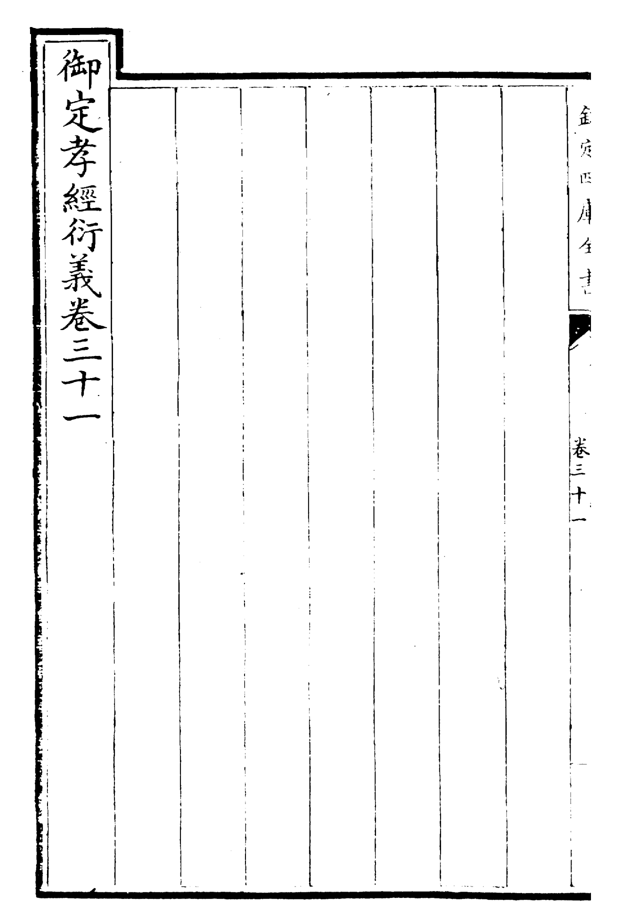
詔藉田青城及壇壝所占或先有民家塋塚府縣不得因兹夷刻宜權用箔曲遮蔽以便行禮

大禮使言藉田禮希曠已久比聞脩舉内外翹屬況親屈萬乘勸農力本伏請下有司令遍諭密近村聚候御耕日特許父老鄉民觀望盛禮勿令呵止從之

臣按藉田之禮自漢以後相因而以時舉之其大

略如此要之不惟其文惟其實蓋一禮也而敬天勤民事親之道備必實有祗敬之心以帥先而將事斯神降之福親受其饗而民亦莫不用勸不然則晉武所云空有慕古之名與百官車徒之費者也至其儀文小有損益則有司存亦可考而知焉

以上課農桑 藉田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一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二

天子之孝

薄稅歛

臣按古之君天下者非以一人肆于民上也凡以子萬民而已是故其幼者上所長也其老者上所養也其壯者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上所授也取民不過什一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上所制也凡以

盡乎父母斯民之道而已矣以父母之愛其子而莫不欲其富而場圃之隙敎以種瓜壺屋廬之隙敎之樹桑梓至纎至悉也以子之愛其父母而不敢有私財故其出賦役以供其上者有餘則取不足則與無必取盈無恒弱作不私山海不征關市此薄稅斂之大都也欲民之生聚如欲其子之衆多故有生齒之版孤終之協而户口之數重焉欲民之賢能如欲其子之材美故五家之比即有下

士府史胥徒與之同祿而職役之義昉焉博愛之實莫大于薄稅歛矣戶口也職役也則又推恩百姓之所最先者連而及之義始備云

易損卦名

程頤傳曰損上而益于下則為益取下而益于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

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益卦名彖傳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臣按二卦之損剛益柔一也而損下為損損上為益者掊克聚斂于下則有損于上終無益也蠲租給復于上實無損而所益于民者多矣此是純王之政中正無頗故曰大光蓋雲雷晦昧則屯膏不施風雷鼓動則天道下濟而光明也

書禹貢厥田惟中下厥賦貞貞正也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

臣按大禹定田賦俱分九等兾賦上上錯田中中青田上下賦中上徐田上中賦中中揚田下下賦下上上錯荆田下中賦上下豫田中上賦錯上中梁田下上賦下中三錯雍田上上賦中下獨兖賦不言下下而言貞知聖王固以薄賦為正也夫六府孔脩庶土交正當時之定賦豈復有不出于至正者然必下下而後先王之心始以為萬世無弊

之道也故曰貞也于此見不欲重歛以傷民即其不敢惡于人之一念之所推故于財賦曰底慎即經言不敢之實心實事也無逸亦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曰不敢曰惟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詩魏風碩鼠篇名其一章曰碩大也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小序曰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于民不脩其政也

臣按張栻以為上失其道國人疾之欲去未忍而著之于詩聖人所以取之也為民上者念賦歛之重實驅土著之民散之四方則民情可畏思其不忍竟去而作詩告哀則又可憫也施取其厚歛從其薄有不式歌且舞哉

檜風隰有萇楚篇名其一章曰隰有萇楚草名弱莖引蔓猗儺柔順

貌其枝夭少好貌之沃沃光澤貌樂子之無知

輔廣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室有家所以異于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憂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牧者宜有所覺矣

臣按檜國之民政煩賦重不自聊生偶見平澤中萇楚引蔓草間雖弱不成樹而有華有實猗儺其柔順沃沃其光澤若正以無知無慮而有自得之

意故呼而謂之以不如子之樂也人情無聊賴至于向非可告語之物而作親朋相對之狀則誠如癡如夢不自知其所云矣詩人葢亦繪流民之圖也

小雅大東篇名其一章曰有饛滿簋簋飧熟食也有捄曲棘也棘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于俎周道如砥礪石言其平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朱熹集傳曰序以為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

作此以告病

二章曰小東大東杼以持緯柚以受經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鄭康成注曰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小亦于東大亦于東言其政偏譚無他貨惟絲麻耳今盡杼柚不織作也

三章曰有冽寒意氿音軌泉側出曰氿泉無浸穫艾也薪契契憂苦也寤歎哀我憚病也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

息也

蘓轍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四章曰東人之子職(主也)勞不来(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鄭康成注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

五章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天河監亦有光跂彼織女三星在漢旁跂然如隅終日七襄終一晝歷七次

輔廣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于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餽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如此

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于天也

六章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明星貌彼牽牛星名不以服駕箱車內容物之處也東有啓明西有長庚皆金星也朝在東先日而出暮在西後日而入有捄天畢星名狀如掩兔之畢載施之行也行列

朱熹集傳曰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歐陽修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

七章曰維南有箕星名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星名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也引其舌箕其

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

朱熹集傳曰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臣按正義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

於賦役而損傷于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詩告于王言巳國之病困焉甚矣其詞之怨也夫以蕩然大道砥矢之平直豈今不如古乎昔之君子小人行此視此安車徐步惟意所適今也顧之而出涕者稅斂之重轉輸之煩以困頓抑鬱之情而行于常所經歷之地反謂其崎嶇廻曲也此何以故王室之賦政不均無小無大皆取于東方諸侯之國蕞爾譚無他財物生焉悉索絲麻以為貢篚至于

杼柚靡其織作何其取之盡耶公子國之貴臣而以夏之葛屨履行于曉霜之中往来者屢足寒傷心則不但隕涕而遂至于病矣因言穫薪不可浸勞人不可極庶幾乎載薪而歸勿使腐敗輕其稅歛俾得休息也篇中惟此乃正告之之辭而下章言不能然也我之轉餫来此雖甚勤苦不蒙慰勞而京師之人粲粲然鮮盛其衣服曾不念東諸侯之杼柚其空也舟楫之人而熊羆之裘毋恠乎公

于而葛屨履霜也彼舟人之富當由王寵羣小得志其氣驕溢酒之饋而不以為漿佩之鞙鞙而不以為長東人之出之也甚艱既殫其力矣西人之視之也甚賤曾莫之省焉夫百姓之困于供億久矣酒非介壽之凍醪也脧民之膏澤也佩非春蠶之繭絲也其詰屈之廻腸也王者子愛百姓以天下為一家東人之子西人之子又奚擇焉而賦政之偏若此哉司馬遷曰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生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譚之大夫以為於此之時父子不相顧王者天下之大父母已之所以病王實使然則告之亦無益矣此其所以呼天而訴之也彼河漢之耿耿則不能如日月之照臨而織女之不成章則固無以為衣褐牛不服箱則又無以任輸載有啓尊日明之星而無以度幽憂之長夜有增長續日之星而無以成舒長之化日天

畢之行列曾無掩兔田器之畢所以掩兔載肉祭器之畢助載肉實之功箕斗之虛名又無簸揚挹斟之實明明上天爛然星陳無一可以甦東方之困者旁皇諦審箕斗之形成于舌柄舌大張而翕合吞噬之狀可畏柄在西而挹取于東之意可危如此而仰想之不反逢其怒乎告王呼天總無益也詩人之怨至于此為民父母而征求無藝掊克彊禦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怨咨之聲至于窮變極態而曾不聽聞

將何以奉先人之宗廟乎此周轍之所以遂東也

臣於此詩敢酌取漢唐宋儒註釋之精者聯合七章之義以附于後焉

大雅召旻篇名其一章曰旻天謂王也疾威猶急天篤厚也降喪瘨病也我饑饉民卒盡也流亡我居國中圉邊境卒荒

臣按正義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正孟子所謂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子離者也惟賦稅之苛急與重等故寛仁之政緩與輕同凡伯之刺幽王首以疾威為歎由其急而愈見其重也夫以饑饉薦臻則必有稽逋積負而并徵于一時則愈急流亡不復則必有絶户賠丁而責成于土著則愈重居邑邉圉盡皆逃散而國為空國矣葢大東之所怨者偏故王室猶有富人焉凡伯之所刺者急故昔之富者亦若是之病也偏則未有不至于急者故取民之制貴得其平歟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鄭康成注曰財泉穀也賦口率出錢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曰以徵其財征

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賈公彥正義曰此九賦所得財物給九式之用是所待異也

臣按口率出泉之法恐非周公舊文也且文王之治

岐也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而此則關以貨出入有稅物市若泉府廛布總布之等亦有稅物民入山澤取財亦有稅則征而有禁矣然考之載師林衡澤虞廾人牧人罟人所掌皆同或其中不無附會之處當以孟子爲正也此以賦對貢而言王國者自稅之侯國内得民之稅大國貢半次三之一小四之一市取當國所出美物以貢也若禹貢之厥篚厥貢是矣九式中有工事芻秣二式當亦以給丘乘之車甲馬

牛先王以農爲本故計口出泉而末作者增賦魯哀公以口率出泉爲不給而復計田使之出泉則農重困而末作者不在此數胡氏所以有幸免之說也

地官司徒載師載事也主事民而稅之掌任土之法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以物地事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授地職授農牧虞衡使職之而待其賦也

政令以廛里民居之區域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賈田賈人之家所受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牛人之家所受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牧人之家

所受田

任遠郊之地以公邑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如州長縣正也之田任甸地以家邑大夫采地之田任稍地以小都卿之采地之田任縣地以大都公之采地王子所食邑之田任畺居良反地王畿界也凡任地國宅官府治處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臣按此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也輕近而

重遠者近城者給公家役使多故于稅上輕遠城者役少故于稅上重惟近郊之內止什一也園是二畝半宅在田者廛是二畝半宅在國中者鄭以為廛無穀園少利也特重于漆林之征者自然所生力作少而取利重故于四分之中而稅其一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皆所以勸民植桑麻就田業也此或有田宅而荒蕪或閒無職事之人乃三條而孟子廛無夫里之布為一條也胡安國用田賦傳

引此及漆林之征以明先王重本抑末者如此以深罪哀公之計田而賦也布即口率出泉里布謂二十五家之泉也三夫為屋鄭謂罰以三家之稅夫空田不耕三倍其罰固宜爾耳不樹桑麻罪應輕等而反令出二十五家口泉者古之口率出泉也蓋輕不至如漢之人出一百二十為筭也閒民轉移執事之人既無常職而何以能出一夫百畝之稅出一家士徒車輦給繇役耶若云特峻其罰

以驅之耕桑耳又何以轉移執事亦在九職之中也踈以為其人性不營巳業為閒民而好與人傭賃非止一家轉移為人執事以此為業故特困苦之也

均人主平土地之力政者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鄭康成注曰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輸委積之屬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無力征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

臣按讀均人之職而知周官之法度甚密而用之

至寛也無力征是無力役也無財賦是無口泉也不收地守是蠲其租也不收地職是弛山澤與民也蓋地税以用貢法之處言之若公田則亦無年矣不與于民也不言軍賦者師旅非常事也凶年之後恒多疾疫故凶札並言凶則民貧札則民病故于財力一無所取此條文義明白後世取民之制雖異于古實兼有力役口泉地税在其中古制或賦泉或税粟今則本色折色之異以古準今則

凡遇凶札更不當分別何者當蠲除何者當征収也鄭訓公為事旬為均與王制相合蓋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唐制租庸調用人之力歲二十者豈誤以旬為旬日之旬耶且有有事而加役至三十日通正役為五十日者其厲民甚矣

春秋初稅畝宣公十五年

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

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

三月作丘甲成公元年

左傳作丘甲紀重賦也

春用田賦哀公十二年

國語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制其肥磽以為

差也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受田百畝二十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而砥平也其遠邇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異賦里廛也以入計其利入而量其有無國宅園廛漆林之異任力從役以夫以夫家為數也而議其老幼有復除于是乎有鰥寡孤疾亦議不役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軍旅之歲收田一井出稯子紅反六百四十斛也禾秉十庾曰秉芻缶庾也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足供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臣按稅畝丘甲田賦此春秋所紀用民財力之制每變加重而諸儒之說各有不同者也稅畝有二說以為是時民患上力役懈于公田公田之所入薄是以宣公履畝而稅未嘗加于什一之外但以其非古者藉民之力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之舊制是變法之始故譏之者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皆同何休范甯皆以為然而胡安國本之者也以為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十收其

一正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者始于杜預及徐邈
穀梁注而朱熹哀公問有若章集註亦引此宣公
稅畆為說也大抵稅畆以前說為是王制言古者
公田藉而不稅注言藉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乎此不
稅民之所自治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畆同養公田
故朱熹亦言或但耕則通而耕收則各得其畆也
今宣公自六年至此三遇螽災頻仍水旱是秋先
書螽而後書稅畆是通行踏勘撿校荒熟擇其善

者非復收公田之租矣依穀梁之說計之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則公田中除去廬舍二十畝實在田祗八十畝今𨚫履畝而稅則是以八十畝而與百畝者通筭已浮于十一之外而又煩瑣傷體故曰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以但收八十畝之入較之公于一井之中多入幾一十八畝也若謂變法之初遂至倍取于事理決不然矣丘甲有三說以為四丘為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

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本四丘共出三甲
令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者諸儒之説多同而極
主之者胡安國傳是也謂丘出甸賦者杜預是也
謂農工各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人所能為今魯使
丘民為之者公羊穀梁及何休也丘甲固當以胡
傳為正而張治以為每甲士統步卒二十四人必
無增甲而不增步之理古者于六十四井之中出
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四丘共出三

甲令使一丘出一甲是于五百十二家之中而更取二十五人為兵但其或三甸而增一乘或每乘而增一甲則不得而定也若謂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比甸之賦則頓加于常制三倍又必不然若公穀所謂則是使農夫造甲義無所承蓋不足辨也田賦有五說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于商賈之里廛本收區域之征以備牛馬車乘此賦止于里廛

而今并賦之田故譏之者胡傳據國語穆禾秉芻缶米之文也謂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者杜預范甯之說也以為丘賦猶未足又以田賦之家出一人以為兵者陳傅良之說也以為井出丘賦者賈逵也謂田為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若漢家歛民賦以田為率者何休之說也五說惟胡傳以末業幸免之說為得之以周禮九賦考之益信矣據

盧陵李廉以為古之甸出一乘者但出此七乘七

十五人觀春秋傳所載臨事而授甲授車則知馬

牛之屬亦非丘甸所出蓋賦之區域官為之備臨

事而授之民事已而還之官也豈以丘出一甲之

後三甸當增一乘其車輦馬牛甲冑之屬里壘之

賦不足以供而又為是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之

歟蜀杜諤云別其田及家財各為此賦明是前此

田財通為一而此別為二乃是平增一倍非更分

別其有無而李廌但駁之以家財之有無難均未也經文明言用田賦正謂不當賦之于田耳如杜說則當云以財賦不當云以田賦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一乘一乘三甲士凡四丘一甲古法本于五百一十二人中而出七十五人自丘甲之後一丘一甲于一百二十八人中而出七十五人今陳云家出一人則是五百一十二人盡為兵于古法為七倍于成公時亦二

倍也賈逵所謂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則是視丘賦又增十六倍也皆必無之事也惟何氏言歛取民財以田爲率者近之特未言此賦之當出于里廛耳胡傳于三事皆得其鮮獨于哀公所謂二吾不足者終屬滸移于初稅畝條則云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是謂二在丘甲田賦之後未嘗謂稅畝即取二也于田賦乃云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其說前

後相違矣要之稅畝則取民之財者廢公田助法少溢于什一之外然而變先王之制而作法于貪後世因之有加無已丘甲則用民之力者加三之一既已計丘而增兵矣田賦則又計田而出其財正緣兵既增則取之於里廛者不給故也自此則盡民之財竭民之力一倍古制矣經于稅畝之冬書螽書饑于田賦之後疊書螽以為天道之必然也夫子曰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田賦將又

不足明乎此非致足之術而必至于又不足者也故於稅畒書初丘甲初也田賦亦初也然不書初者誰生厲階其末有必不可以止者也故聖人慎乎其初也

大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盧孝孫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小人導之也務絜矩

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於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於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歛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于禍矣所謂狥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

臣按君子小人義利理欲之辯即人心道心危微之分也君子精義者也循理者也純乎道心者也

小人反是則專利縱欲而心之險陂側媚不可勝言矣大學一書于誠意齊家平天下三章皆言好惡蓋君子小人之好惡不同自意之誠不誠始一起念間近及于家遠及天下故胡炳文以為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昔榮公好專利而周厲王說之以為卿士芮良夫知其必敗幽王之時皇父用事興作不

時田萊多荒故蕩之篇言曽是强禦曽是掊克曽是在位曽是在服又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十月之詩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二王之用小人致菑害其成效大驗蓋亦可覩矣善乎吕公著之言曰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

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怨歸於上也非誠意君子孰能早辨之哉朱子曰以此為防後世猶有用桑弘羊孔僅二人漢武帝用之宇文融楊慎矜二人唐玄宗用之陳京裴延齡二人唐德宗用之之徒以敗其國者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臣按貢者以下奉上之名助者藉民之力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周人脩而兼用之故謂之

徹楊氏所謂兼貢助而通力者是也但其所謂五十七十百畝者雖朱子亦嘗疑之大意以為先王疆理天下其溝涂畛域必經營久之而後定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其先疇煩擾已甚推考諸儒之説則有以夏氏民多一家僅得五十畝者有以古者民約田少而用足者又有以古尺大周尺小其實無異者又有以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者惟元儒熊

禾以為夏政寛簡一夫之地惟税五十畆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税七十畆周政理煩一夫之地通税所税之中皆什一臣以臆計之懷襄之後而民反多地平天成歴二代休養生息而民反少必無是理也古時民約田少用足容或有之然無以觧于溝涂畛域之改更開塞也古尺周尺見于王制筭之每歩剩一尺二寸八分何縁周晦遂差一倍也惟以熊氏之説合之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之説

始為近之信南山詩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
原隰曾孫田之周之疆理即禹之疆理也審矣惟
其洪水之後地未盡墾故一夫百畝而一半起科
或是其額已定如漢之令民半出田租也殷則科
其七周則科其全惟其政尚寬簡故易代而後變
也殷革夏命亦有不能一旦倍增之勢且公劉古
公之于邠岐尚有隙地可遷則地亦有未墾者存
也歷周先公之勤民事文武周公之規畫無曠土

無游民而後民始盡有百畝之利而公田因得竟畝而有年于鄉遂亦全科其稅粟也然則取民之

制授田之法至周而始備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来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来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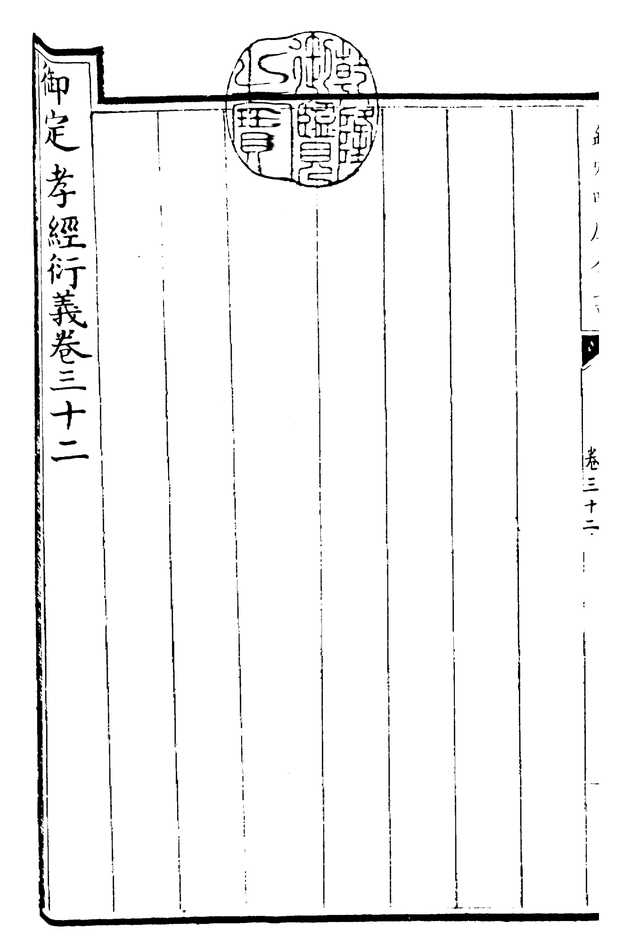
臣按周禮關市之征斷非先王遺制觀盈之生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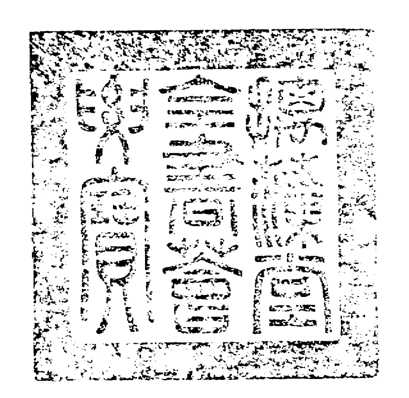
國時猶知什一為正供而關市當蠲征蓋可見矣但盈之目擊時艱不當待之來歲夫赴民之急如赴焚溺民旦暮號呼以望救而廟堂猶徐徐云爾溝中之瘠能久延視息待不可知之惠乎為盈之者誠知重歛困民當再三力請爭以去就乃明知其不可而姑因循目前此孟子所以譏其為攘也向使孟子見用于當時必能取民有制而關津之地亦何至以禦暴者為暴重困商旅哉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臣按饒魯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宅之稅如今納絹據周禮鄭注布是計口出錢或如唐之非蠶鄉則輸銀也孟子之時不特廢古法而多取且有二征並用而致民之饑者有三征並用而致民之逃者目擊心傷不暇與

言什一三句及弛力薄征之事惟有緩之一說或不至於逆耳布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之冬庶幾稍有以寛民之財恤民之力故朱熹以為兩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但前代軍賦惟于師旅之歲力征亦以歲為差後世兵民分而民歲出師旅之賦也而楊炎又取大歴十三年應于賦歛之數併而為兩税則非止布縷粟米之征故陳植以為失孟子之意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三

天子之孝

薄稅斂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文帝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賜農民今年半租

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臣按漢初除秦之苛暴田租十五而稅一所以量度祿用者似乎量出為入不合古意然其要在于省約則其作法于涼貽謀之善中間雖廢而惠帝仁弱高后女主擅國猶能復之也文帝二年春耕藉其秋賜民田租之半至十二年用晁錯之言賜

農民半租明年遂除之自是不税民田者十有三年至于景二年而始令民再出田租然猶三十而税一也胡寅以為漢至文帝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食者寡又多邊患歲致金繒天子嘗自將出擊復有河决築塞之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何以足用葢文帝恭儉惜百金之費自宫闈至國都咸莫有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臣亦以為景帝惟不改文帝之恭儉是以即位之後亦

有吳楚七國之變用師征伐而能比十二年之詔

賜民歳半租並稱極盛之時也

昭帝始元二年除今年田租

尹起莘曰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

昭初年問民疾苦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

有補于民者也

臣按自漢興以來惟文十三年及是年除田租盖

僅有之事而是時在武帝多事之後尤為當厄之

施異舊之恩此霍光之輔昭帝所以收拾人心而延長國祚者也

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臣按賦口筭也當時田租未有出錢如今之折色者惟口筭乃出錢是年令得以菽粟當錢物亦貫誼晁錯重積貯之遺意獨于三輔太常者近也遠則更以運致煩百姓矣夫一口之筭止于一百二十文然穀賤之時亦非升斗可辦苟徵賦急則菽

粟之值愈賤矣收其菽粟既可以實近畿之地亦所以貴穀重農此政之善經也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

宣帝五鳳三年二月減天下口錢

甘露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筭三十

師古曰一筭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

臣按口賦筭錢即周之九賦亦即所謂里之布也

在平民則據鄉大夫所登夫家衆寡之數既授之
田始有賦也其山澤幣餘以抑末作而特增其賦
鄭注所謂漢法賈人倍筭者也魯哀公以口率出
泉未足復計田而賦則是農夫倍筭而商賈幸免
也後世取民之制因革不常大約楊炎兩稅之後
即口賦亦併在其中則商賈末作與閭巷窮民俱
邀寛大是口賦去而田賦存矣文景務在勸農重
榖故租田可除而口筭不減至于貽宣之世民知

務本矣減筭之意正一張一弛歟在元平之所減者其三乃武帝所增五鳳不言減數而甘露言減三十則是一筭止九十文矣迨成帝建始二年復減天下賦錢筭四十則是一筭止五十文也然則口賦一事律之自重而之輕者也

光武建武六年冬十二月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令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而税一

如舊制

臣按王莽之末天下旱蝗粟斛至黄金一斤東京再造一二年間野穀旅生野蠶成繭被于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而田畝益廣其明年遂有是詔夫什一而稅先王之制也而漢文帝盡除之至景帝始復三十稅一讀此詔則相沿為定例矣武帝之巧立名色朘剝其民而田租未嘗徵也光武用兵平暴亂累歳師旅而止于什一天下甫定不數年

而復舊制此雖天祚有德豐年降康原其所以然者軍士屯田糧儲差積見于詔旨孰謂屯田為迂濶之計哉

唐高祖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

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

隨土地所宜綾絹絁絲經枲緯曰布絁音始移反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灾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代宗廣德二年稅天下青苗錢

臣按青苗錢者每畝十五文以國用急不及待西成之候苗方青則徵之也又有所謂地頭錢者每畝二十五文大歷五年五月詔自今以後宜一切

以青苗為名每畝減五文徵三十五文隨徵夏稅時據數徵納此一項實代宗作俑開後世預徵攝借之弊政為之者其說不美書之者其失自見其後楊炎之定兩稅量出為入古制大壞然曰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則青苗錢在所釐革矣後世若確守六月十一月之限與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之條民間自可少為休息竊恐有司奉行漸失其故屢當事變權宜設法無青苗之

名而不能掩青苗之實爾此又仍宜追咎于作俑之代宗而定兩税者不任其咎也

德宗建中元年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税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税外輙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戸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

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于度支上用

其言因赦令行之

臣按阡陌開而井田廢兩税行而租庸調之法亡論者或以楊炎甚于商鞅則過矣唐之口分世業遠祖董仲舒之遺議近踵晉魏齊周隋之陳迹少為潤色變通然所以行之不久而法遂弊者古者比閭族黨積一而五則有長矣非三年大比則不得而徙也自此之彼從而受之皆為地著百里數十里即謂他鄉異國非旌節不行安得而有所謂

逃亡之民浮客之户哉說者謂三晉地狹民貧故商鞅開阡陌令民自占所以誘致三晉之民而傾奪之固也既已罷侯置守天下一家則安能節節而封域之使出鄉無導遂内之圜土哉天下之田或在官或在民又不得而不聽其賣買則亦安能寸寸而疆理之使地與民必無參錯哉宜乎宇文融之括隱户收羨田為斂怨之術也然非隱户必不可括羨田必不可收也但以急于用度而廹脅

州縣則有貌閱之煩虛張之數耳融之後繼之以
王鉷天寳之後承之以至德古法大壞口丁田畆
至于不可簡稽于是乎楊炎兩税之法興焉蓋亦
勇于革獘務為一切簡徑易明所失者于諸額外
之征如青苗錢地頭錢之數不聞有所釐革悉以
併入兩税之中在當時非不嚴切禁飭于後之人
妄有增加也而行之未幾聚斂之臣又巧立名色
以掊克于民行之既久而君若相忘其為前此有

歸并之事又從而權宜設法取濟一時而民愈以困矣此所以不得而不答災也

陸贄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建中之初更租庸調法分遣使者搜擿都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人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

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于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于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

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

其二請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

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于是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

加賤減貴酌取其申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

臣按法有初變之為甚可惜既變之乃不可復者租庸調是也當陸贄之為相時其行兩稅未甚久也而贄極論其弊稱舊制之善然卒以為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而已亦未敢任為租庸調之制必可復也吕祖謙極詆楊炎而馬端臨又以為得救時之策要非篤論也謂有司奉行之過而炎變法而人安之固端臨之偏見謂兩稅之法立古制然

後掃地必寓兵于農賦役方始定者抑又祖謙泥古之說不足以罪炎也炎之罪在量出為入及不除非法之稅不能任土所宜槩計估筭緡耳何也古者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什一古之中正輕之不可重之不可今炎乃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明言量出以制入已兆不足則更取之端矣按大歷五年詔并地頭錢一以青苗錢為名每畝徵三十五文

八年每畝率十五文此等額外橫征炎未能白去混編兩稅今贄乃言供軍進奉之類皆收拾兩稅之中明是不一而足矣當變法之始自當一概革除縱不能去寧另存款項布告中外以軍興權宜事平一無所取雖未必果去必不致于稅外並存今乃務在簡明不虞後弊致使供軍進奉重復科徵而借商間架陌頭之苛政滋起是亦作法于貪矣古之貢篚各以其方賄九賦之言斂財賄亦以

錢穀及他財物惟民所便耳豈有以一歲之物價為率而勒令其必出泉為賦哉凡炎之所以變法者本憂國用之不足而不慮民力之難堪夫亦笑前人之已拙忘己事之未工者也然而在後世則更無以易兩税之法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有谿除于常賦之中無增加于正額之外比類時價酌取其中則贄所望于當日者不過如此矣人主誠能體孔氏節用愛人之言思孟子用一緩二之說

何必言復古哉由授田還田之弊則有豪強兼并由租庸調之弊則有隱丁羨田今者尺寸之地皆民間之自為賣買者也雖有貧弱之人操券而守其業必無有横奪之者也有田則有户有户則有丁户口之數新故相除衆寡正等雖餘夫羨卒或有未登其數然天子既無土地以任之則包涵徧覆令其生息長養于天地之中固不必屑屑焉為料民之舉也故長民者有寛恤其民之心則民之

受福孔多矣毋事動言與革也

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

臣按兩稅之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蓋繭絲既登而後可以徵縑稅禾稼既納而後可以收穀租斷未有先事而求非時而供者也贄所

欲更定徵稅限期乃尚以楊炎所定為廹促耳據聶夷中詩所云五月賣新絲十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者乃在唐之末造何嘗于五月十月之前而輸絲穀之稅哉贄乃甚言之以為此乃方興未艾之時云爾若果不待蠶事既畢農功告成而督促其輸之官府則是國家無一年之蓄而民間反有經歲之儲兩稅之謂何而變為預征也此又楊炎之所不為也

貞元三年秋七月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秋七月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户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尹起莘曰作法于涼其獘猶貪此固古今之通患也前書以元友直為諸道校勘兩稅錢帛使初未嘗有

稅外之文考之分注及前史亦皆無之今友直乃校勘諸道稅外物悉輸户部至于民不堪命是豈非奸吏並緣之弊乎夫明使之檢校兩稅而遂及于格外萬一使之督責稅外則其弊又將何如哉德宗寤而罷之直書于冊雖曰幸之蓋亦傷之也

臣按句勘之初本自李泌發策然不過曰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而已臣猶以為此泌之過也泌若曰兩稅錢帛自法應留州之

外悉輸京師其稅外科取一錢並令還給與民必無是弊矣原其所以建策本為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之故是乃利其稅外聚斂之資而巧為免罪樂輸之說爾官為句校兩稅錢帛使其意實在于稅外不在稅内也可徵者徵之仍是徵其稅外之逋可釋者釋之非是釋其稅内之逋也尹氏但責奸吏並緣之弊而臣之說以誅建策者之心雖賢如李泌不得而少貸也

懿宗咸通元年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盗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

從之

尹起莘曰自德宗好聚斂于是進奉羨餘之獘接踵而興後嗣繼之日增月益掊斂椎剝民不聊生其極至于盗賊蜂起國遂以亡綱目至是始書禁稅外科率事有因褒而見貶者此類是也

臣按尹氏之追咎于德宗是也自元友直之句校兩税錢帛而藩鎮州縣之税外科率不可問矣若曰科率之罪赦不問矣科率之物悉以輸京師毋有匿也是教之以偷也觀㘸年之書禁則貞元四年之罷終不罷矣朝廷罷之而藩鎮州縣不罷矣所有進奉羡餘詎是從留使留州額内節省明知故縱方且嘉其獻納驅吾赤子而為盜賊者誰使然哉禁之于咸通之元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豈直因褒而見貶哉

僖宗乾符元年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寳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麪蓄槐葉為虀或更衰羸亦難收拾當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

揷揵雖撤屋伐木傕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税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芽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臣按取民之制從下言之則曰貢曰獻自上言之

則曰藉曰通皆極誠盡愛歡然相奉無所勉強之詞故三代之時君民相親雖疆埸之瓜饁耘之食小民得而進御天子可以攘嘗也譬諸子婦私財同居不內息而已豈有所謂追呼敲扑者哉後世人主深居九重玉食萬方人間顛連疾苦之狀固有不得而盡知也司農以心計為稱職外吏以催科為課最符檄所至必不虛歸捶楚之餘反遭横索至于撤屋伐木嫁妻賣子固已欲去不可求死

不䘵矣于胥隸祇供醉飽于府藏無益分毫朝廷

赦之而司牧不赦詔令緩之而簿責不緩天下事

尚可為哉烏在其為民父母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以孔謙為租庸使

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

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

三年閏月詔罷䘵折納紐配法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于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

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天下幸甚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尹起莘曰黄放詔敕白催吏徵之弊其來久矣此書詔罷折納紐配法其文甚美然竟不能有所施行綱目大書以著其虛文也

四年二月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音宣蹇縮也）刻（剝也）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于便殿論之后屬耳于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于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尹起莘曰莊宗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

以朘削失軍心又以掊斂失民心夫平時正税尚欲捐以予民忍復先期而取強以豫借名之乎況是時人心已離錐盡出内帑痛自改厲尚恐不及矧又以貪吝趣之哉

臣按莊宗之事葢不足道也然而理亂興亡較然可睹未有循此而不亂亡者也大凡貪者必富富則適吝當此財用告匱軍民胥怨之時惟有開倉廩以賑貧民出金帛以勵將士或者尚可挽回而

牝雞司晨將多藏厚殖以自封也不知夫天命已去四海之富尚屬他人而區區蓄積將焉用之誠哉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也

明宗天成二年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胡氏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絕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矣尹起莘曰蠲免逋負此儉德之效也然逋在三司民何預焉雖不及民而三司將何所取必取之于民矣

故免三司所以免民也

臣按此條尹氏發明最為深切世儒所見者近謂欠在民者可赦已徵在官不得赦三覆斯言知貪墨之吏既已犯侵冒之惡名勢必將移其實禍于民重復科徵也免三司所以免民尤確不可易之論故凡蠲逋稅者應在民在官一體赦免庶無黄放白催之弊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二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四

天子之孝

薄稅斂

周顯德三年立二稅起徵限世宗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麥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臣按此詔比視兩稅令甲舊文夏輸同以六月秋

輸彼以十一月一則曰不得過則刻期取必始合令甲一則曰起徵則經始勿亟乃稱詔旨此陸贄之所不能得之于君者而世宗行之可謂善矣然又不若輸之遲速俟收成早暮而寛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紓民力尤為通融款曲也

宋太祖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

成錢

臣按宋祖此令最得大體天子富有天下而與民較錙銖此在心計之臣以為積少致多之術而不知吏緣為奸正以是故甚者桀黠欺罔有變易畸零足成整數謂之捲尾者後世若依此令從事于核筭之勞簿書之費當省十之六七亦以示薄物細故捐以予民遺秉滯穗不盡其利于會計亦簡捷易知毋所容奸自無有緣分毫合勺銖釐絲忽

之誤遂挂負租之籍也

真宗咸平元年遣使按諸路逋負除天下逋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咸平四年釋逋負官物者二千六百餘人蠲逋負物一百六十餘萬已納而非理者以内府錢還之没者給其家

咸平六年除天下逋租八萬四千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

仁宗天聖元年蠲天下逋負

慶歷三年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

慶歷七年三月詔天下有能言寛恤民力之事者有司驛置以聞五月蠲天下逋負

臣按宋真宗仁宗之世減賦役蠲逋負者不一而足誠以承五代之敝繼之以寛仁累世之德澤涵育生長既庶且富用財有節時捐以予民而無損于經費也此其時蓋在漢文景之間乎及熈寧理

財之說興遂多故矣

臣又按蘇軾論舉催積欠之害其畧曰方今民荷寛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僵仆則幸矣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廹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户臣自頴移

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父老皆有
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食
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
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臣度每州催欠吏卒不下
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
民間百姓何由安生軾之言絶痛而故明萬歷中
大學士張居正亦請蠲積逋以安民生極言帶征
錢糧之弊其略曰所謂帶征者將累年拖欠搭配

分數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柚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

徵票四出呼役沓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朘其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槖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之皆戴上之仁哉查萬歷七年以前積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

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是時居正當國核名實省議論去浮淫之蠹刷痿痺之習一切治辦歸于富強此疏力主蠲逋負破去空文無益之苛征督趣見在之實數名美而利亦收然臣以為此正管商足國之本謀而于古帝王之廓然大度心乎愛民者固未之及也夫寬其已往之課而嚴責見年之供完納盡數而破分之意亡降處倍加而考成之法密居正自以為

行之有公私積貯頗有贏餘之效而不知民之財力亦竭于此矣蓋其始民以積欠之刻除而得少甦可以其費盡供本年之課不久而力盡則欠自如故也夫積欠之由皆緣課重縱令歲蠲之而明年復欠明年既欠則帶徵如前壓積之多可勝既乎宋初破分良法蓋亦深稔稅之既重而又以極重不可返故不欲明有所虧減而特寄寛恤于不十分登足之中以少留不盡于民猶近古者所謂

緩與弛之遺意若必欲取盈固必不得之數也然而有司廹于考成之法其欲最也則鞭撻以逞其懼殿也則揑報稱完重以司農之支撥監司之督促那移破冒百獘叢生展轉數年至于必不可掩覆則仍歸一欠必不可窮詰則仍歸一蠲是于國計毫無裨益而民間之科費與有司之降革不知幾矣有國家者誠欲恤民之財力必也斂從其薄而後可如其不然則寛考成之法寓破分之意民

其庶幾乎

哲宗初即位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司馬光上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績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

斂之臣于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于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不可不念者

臣按書言率乃祖攸行詩人頌成王能昭明前人之烈夫子亦曰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宋哲宗時司馬光居政府剗除新法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

事于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其後紹聖繼
述之論果不出或人所料先此疏正言新法之弊
如或者之意將新君即位于熙豐之臣與政一無
所改謂之率祖父昭明前烈乎夫子之稱莊子正
恐舊德在朝前規未替官家另用一番人便欲更
張庶事耳豈斡蠱承考之謂哉且夫愛親者不敢
惡于人天子之孝也天下共苦新法之臣而怨惡
之久矣猶且因循不變斯則陷父于不義者耳安

得謂之繼述哉

高宗紹興十八年秋七月寛諸郡雜稅

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于是蠲廬光二州上貢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臣按高宗此舉誠屬寛政但上下之間本同一體

有所蠲貸出乎誼之不容已固無暇用心于後此之得與失也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當其予之豈復計及于取之也哉家給人足稅斂易辦理勢自然如此特不必預為之計較耳一生計較則是處心積慮存乎取而非父母斯民之道也

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進封事曰今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不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

之法以誘脅之于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無名之賦尚未論也

臣按法有至便于民而畀之無甚高論者破分之與緩税限也古者公田百畝而以二十畝為民廬舍井竈葱韭皆于是乎取焉則是以十分為率田租止收其八分也正卒之外為羨卒為餘夫未嘗盡發也必四酺之歲乃三日未嘗竭作也則是軍

賦力征亦恒十用其七八也今者租庸調率科其全以為兩税矣古之地有一易再易不易者今則概不易矣所以責于地力者古常不盡而今盡也又况防潴之廢壞乎古者春秋補助不責償于民為藉其力故非水旱之歲也今也不足不給能盡行補助乎惟有破分之法猶可以恤民之財力而寛吏之考成至于税限之不可不緩者必夏税六月起徵秋糧十一月起徵而後可以謂之行兩税

也臣于陸贄疏周世宗詔已述其槩矣更有可議

者各處節候早晚不同且有全不藉桑麻者陸田

之入重于夏麥水田之入重于秋禾其間復須等

差分别至于起徵之後陸續輸納要以新陳相代

為候不過于内帑取辦一歲之經費而萬世之良

法可成或謂如此則與蠲天下一歲之田租何異

殊不其然蠲則非常之惠他時不可以為繼緩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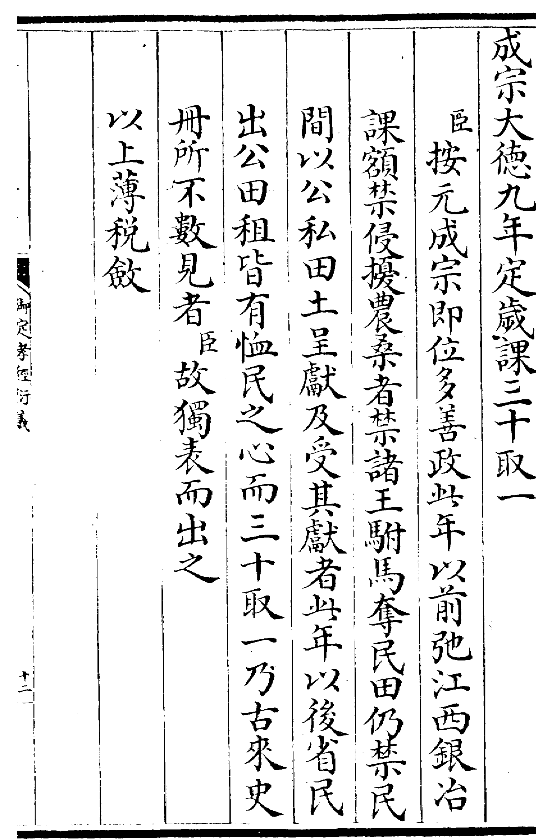
經久之筭後世可遵守也信能行此二者則雖堯

舜禹湯文武復起亦必以兩稅取民矣

元太宗世祖至元八年改國號曰元太宗即稱元者追叙之也八年初括中原民户定賦稅初蒙古惟事進取所降之户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户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隷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户耶律楚材不可楚材曰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以丁為户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太宗從楚材之議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户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絲一

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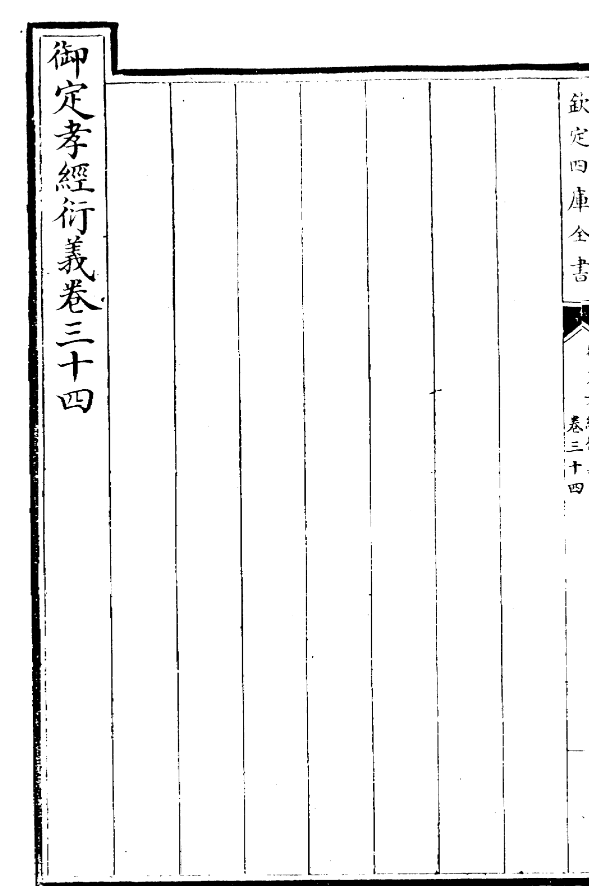
臣按楚材之言合于古人所謂作法于凉其獘猶貪作法于貪獘將若之何者也今觀其所定田賦上中下之差于水田之額為特重也猶不過畝五升較之後世可謂極輕矣



成宗大德九年定歲課三十取一

臣按元成宗即位多善政此年以前弛江西銀冶課額禁侵擾農桑者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田土呈獻及受其獻者此年以後省民出公田租皆有恤民之心而三十取一乃古來史冊所不數見者臣故獨表而出之

以上薄稅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四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四